

庄子

ZHUANGZIQIJIE
ZHUANGZIQIJIE

崔大华

歧解

中州古籍出版社

庄子

ZHUANGZIQIJIE
ZHUANGZIQIJIE

崔 大 华

歧解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本书归纳了魏晋以来在不同学术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对《庄子》字句、思想的不同解释和理解，从而总结了历代《庄子》注解的主要观点，疏通了《庄子》中发生歧义的疑难肯綮之处。对一般读者读通《庄子》，理解其宽广意境；对文史哲专业工作者深入研究《庄子》、庄学，都甚有裨益。

庄 子 歧 解

崔 大 华

责任编辑 贾传荣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8印张 570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348-0047-1/B·2 定价9.20元



自序

《庄子》一书是我国著名的先秦典籍，是中国哲学和文学的重要源头，对中国的古代文化和近代、现代文化都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庄子》思想艰深，语言晦涩，也是一部比较难读的书。故魏晋以来，为之注释、音义、评点、训诂、校勘者蓬起，迄今其述尚存者仍有一百数十家。由于《庄子》思想本身具有可容多种理解的宽广意境，加以在年代久远的版本流传中难免发生的文字讹误，和因社会生活变化而造成的词义变迁，致使在不同学术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历代《庄子》注解中出现了众多的分歧。

在百数十家的《庄子》注解中，按其诠释方法而言，大抵有两种：一是义解法。即着重发挥《庄子》的义旨，而于其字句、名物则不求甚解。分别在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理论背景下形成的《庄子》注解，如向秀、郭象的《庄子注》，成玄英的《庄子注疏》，林希逸的《庄子口义》，皆属此类。此类著作，善窥《庄子》之幽深高远，但失之疏阔，却是其所不能免。二是考据法。即援引先秦典籍和两汉注疏以考证《庄子》的名物，训诂、校勘其文字。此种方法在宋代罗勉道的《南华真经循本》中已见发端，至清代朴学兴起，王念孙的《庄子杂志》、俞樾的《庄子平议》和孙诒让的《庄子札迻》，踵继而出，方蔚为大观。晚近汉学家和治子学的学者承其绪，更有所发扬。章炳麟的

《庄子解故》、奚侗的《庄子补注》、朱桂曜的《庄子内篇证补》，其成就亦极为可观。这类注解常于《庄子》之文字极难解处得易解，无可解处得可解，但于《庄子》义旨则未暇阐发。所以，疑难肯綮之疏通是其长，深旨宏义之发挥为其短。

在百数十家的《庄子》注解中，按其取舍方法而言，大抵亦有两种：一是孤解法。即在自己独立理解或选择前人观点的基础上，给出一种自己认为是最为确当的解释。如晋郭象的《庄子注》，宋林希逸的《庄子口义》，明陆长庚的《南华真经副墨》，清宣颖的《南华经解》，以及清代朴学家对《庄子》文字、名物的考证著作等皆属此类。在这些注解考释中，多有独到精辟之见，《庄子》思想的阐发和疑难的窥破，都是此类著作从不同角度作出的。但分别看来，其不足之处是失之于偏，难以从中见到《庄子》的全部的、可能有的意境。二是集解法，即同时采录多家注解。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称引九家之言^①，宋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纂集十三家注，明焦竑《庄子翼》采摭二十二家书，清郭庆藩《庄子集释》收录郭象《注》、成玄英《疏》、陆德明《音义》三书全文，并间引清代朴学家王念孙、俞樾等人的训诂、校勘，等等。这类集解荟萃了各自先前的《庄》注诸家旧义，某些散失的原著也得以见其梗概，故亦是有一定价值的。但这类著作，多缺乏洗淘工夫，失之于冗。

本书试图对前人在《庄子》注解的学术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作一全面而又简明扼要的总结。为达到这一目的，上述两种

① 陆德明《庄子音义·序录》称引九家，其中孟氏《注》终书未见引其文；而《庄子音义》正文中又出现嵇康、潘尼、支遁、梁简文帝、张云、唐云等六个有姓氏者和“或云”、“一曰”等多次无姓氏者。

传统的解《庄》取舍方法，似乎难以奏效，于是采用歧解法。所谓“歧解法”，就是先寻觅出崔譔^①、向秀、司马彪、郭象以来历代《庄》注的分歧之处，并加以显化；然后进一步分析，指出导致这种分歧的不同的解《庄》角度或性质，诸如字读、句读的不同，词义理解的差异，思想派别或哲学立场的分歧，等等。运用这种歧解法解《庄子》，可以兼采义解、考据之长而避其短，从而能反映出《庄子》注解的历史状况和历史发展，揭示出《庄子》思想的宽广意境。这对于《庄子》或庄学的深入研究，可能会有所裨益；同时，有比较而后易见分晓，所以对于真正读懂《庄子》，也会有所帮助。

为了运用这一方法达到这一目标，本书援依下列例则：

一、本书于前人《庄子》注解中，凡字读、句读、词义、句意等有歧异之处，均按时间先后，摘其观点明确者录之。同一观点只采录其一在最先者，观点基本相同，但所论别具特色者，则亦录之。《庄子》中文义、名物明白易晓，历代注解中无异议者，不再赘录。

二、本书主要采录前人注解中对《庄子》思想的阐发和文字考订、词义训解，以及能反映儒、道、佛三家在解《庄》中的不同立场的某些理论性的解释。对于从文学角度对《庄子》文章结构和写作技巧的分析评论，从道教、佛教、方术角度对《庄子》的独特阐释，则不予采录。

三、为能给读者提供了解《庄子》思想宽广意境及其确切涵

① 崔譔生平史无记载，《隋书·经籍志》称之“东晋议郎”，但据《世说新语·文学》注谓“(向)秀游托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注述，唯好《庄子》，聊应崔譔所注”，则为西晋人。陆德明《庄子音义·序录》亦将其置向秀之前，本书从之。

义的线索，同时鉴于在学术思想的历史研究中，即使是蔽囿失当的见解或观点也有其独特的价值，故本书对所录各家歧解异说，尽管其是非曲直、精粗深浅往往十分明显，亦不作评断，由读者揣摩自择。

四、为便于读者贯串文义，本书录《庄子》全文，歧解以次第出文后。《庄子》本文大体依中华书局出版的郭庆藩《庄子集释》点校本，并据陆德明《庄子音义》、陈景元《庄子阙误》、王叔岷《庄子校释》等备录具有歧义的别本字句，附注于正文之下。

当然，学海无涯。本书运用歧解法采录、总结先前解《庄》诸作，凡所征引、归纳也只能是见其一般大概，不敢称囊括无遗，故于自己所企望达到的目标，恐怕还相距甚远。敬希读者学人批评指正。

一九八五年三月于郑州

目 录

内篇	(1)
逍遥遊第一	(3)
齐物论第二	(36)
养生主第三	(110)
人间世第四	(126)
德充符第五	(182)
大宗师第六	(214)
应帝王第七	(277)
外篇	(301)
骈拇第八	(302)
马蹄第九	(315)
胠篋第十	(324)
在宥第十一	(335)
天地第十二	(363)
天道第十三	(403)
天运第十四	(421)
刻意第十五	(451)
缮性第十六	(456)
秋水第十七	(464)
至乐第十八	(490)

达生第十九	(506)
山木第二十	(532)
田子方第二十一	(556)
知北遊第二十二	(579)
杂篇	(613)
庚桑楚第二十三	(614)
徐无鬼第二十四	(653)
则阳第二十五	(692)
外物第二十六	(721)
寓言第二十七	(745)
让王第二十八	(759)
盗跖第二十九	(777)
说剑第三十	(797)
渔父第三十一	(802)
列御寇第三十二	(811)
天下第三十三	(834)

内 篇

【内篇与外篇、杂篇之差异】

《庄子》一书现存三十三篇，其篇目汉时已有内篇、外篇之分^①。晋时更有杂篇之分^②。唐以后，内、外、杂篇之分或时有不同^③，但大体一仍郭象之旧而逐渐固定下来。此种划分的依据或内篇与外、杂篇的差异，亦为注《庄》家所属意，并提出不同的判定标准，概言之有三：

一、谓内容不同：内篇言理，是主；外篇、杂篇言事，为辅。成玄英：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

-
- ① 《庄子·齐物论》“大道未始有封”句下，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注：“崔云：《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斑固说在外篇”。
- ② 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序录》：司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
- ③ 隋吉藏《百论疏》卷上之上谓：“庄子外篇，庖丁十二年不见全牛，”现郭象本，此故事见内篇《养生主》。唐湛然《辅行记》卷四十谓：“庄子内篇，自然为本，如云‘雨为云乎，云为雨乎，孰降孰是，皆其自然’。”此段大意见今本《庄子》外篇《天运》。若非讹诵有误，则可为当时内、外篇之分或有不同之证。宋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余事》本，置《在宥》（今本属外篇）于《盗跖》（今本属杂篇）下、《天道》（今本属外篇）上，此则可为不囿束于外、杂篇界限之证

明于理事。内篇虽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虽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据多论耳。（《庄子注疏·序》。本书援引前人《庄》注，只在首次引证时标出书名。） 宣颖：庄子真精神止作得内七篇文字，外篇为之羽翼，杂篇除《天下》一篇外，止是平日随手存记之文。（《南华经解·小言》）

二、谓标题不同：内篇标题有义；外篇、杂篇标题但取篇首字。 林希逸：外篇杂篇即其篇首而名之，内篇则立为名字，各有意义，其文比之外篇杂篇尤为精，而立言之意则无彼此之异。（《南华真经口义·发题》） 褚伯秀：内篇命题本于漆园，各有深意；外、杂篇则为郭象所删修，但取篇首名之，而大义亦存焉。（《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骈拇》）

三、谓作者不同：内篇是庄子自作，外篇、杂篇是庄子后学所作。 郑瑗：窃意但其内篇是庄氏本书，其外、杂等二十六篇，或是其徒所述，因以附之。（《井观琐言》卷之一）

逍 遥 遊^① 第一

【題意】

一、谓任性守分则无累而自得。 郭象：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庄子注》） 顾桐柏：逍者，销也；遥者，远也。销尽有为累，远见无为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遥。（成玄英《庄子注疏·序》引）

二、谓超越物我则狂放而自在。 支遁：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鷖。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遊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逍遥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遥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逍遥论》。《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

穆夜：逍遥者，盖是狂放自得之名也。至德内充，无时不适；忘怀应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遥遊。（成玄英《庄子注疏·序》引）

北冥^{②③}有鱼，其名为鯀^④。鯀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⑤。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① 陆德明：逍，亦作“消”；遥，亦作“搖”；遊，亦作“游”。

郭庆藩：逍遥二字，《说文》不收，作“消摇”者是也。

② 陆德明：冥，本亦作“溟”。

怒而飞^④，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⑤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①北冥

1.谓北极。 司马彪：溟，谓南北极也。去日月远，故以溟为名也。（慧琳《一切经音义》三十一《大乘入楞伽经》卷二引）。 罗勉道：北冥、南冥非泛言北海、南海，乃海之南北极处，以其广远杳冥，故曰冥。（《南华真经循本》）

2.谓北海。 陆德明：北冥，本亦作“北溟”，北海也。东方朔《十洲记》云：“水黯色渥之冥海，无风洪波百丈。”（《经典释文·庄子音义》） 成玄英：溟，犹海也，取其溟漠无涯，故谓之溟。

②鯀

1.谓鯀，或大鱼之名。 崔骃：鯀，当为“鲸”。（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引） 陆德明：鯀，大鱼名也。

2.谓鱼子，或小鱼之名。 陈景元：鯀，《尔雅》：“鱼子也。”名鯀者，谓鱼卵初化，未辨鲛鲤，取其混同之义。（《南华真经章句音义》） 罗勉道：鯀，《尔雅》云：“凡鱼之子总名鯀。”故《内则》“𩚑𩚑”“𩚑”读作“鯀”。《鲁语》亦曰：“鱼禁鯀鲋。”皆以鯀为鱼子，庄子以至小为至大，此便是滑稽之开端。

③鹏

1.谓实有其鸟，或即凤。 崔骃：鹏即古“风”字，非来仪之凤也。 陆德明：《说文》云：“朋及鹏，皆古文凤字也。”朋鸟象形。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朋为朋党

字。《字林》云：“鹏，朋党也，古以为凤字。” 罗勉道：鹏不载经传，《岛夷杂志》云：“昆仑层期国常有大鹏，飞则遮日，能食骆驼，有人拾得鹏翅，截其管作水桶。”

2. 谓寓言虚构之名。 郭象：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 林希逸：鲲鹏之名，亦寓言耳。

④怒而飞，

1. 怒，勉力貌。 成玄英：鼓努翹翼，奋迅毛衣。阮毓崧：此“怒”犹“努”也。怒飞即奋飞之谓。《说文》无“努”字。《广雅·释诂》直云：“怒，勉也。”（《庄子集注》）

2. 怒，不得已而动貌。 褚伯秀：怒而飞者，不得已而后动之义。怒犹勇也，为气所使，勇动疾举，有若怒然，非愤激不平之谓也。凡物之潜久者必奋，屈久者必伸，岂厌常乐变而为此哉？《齐物论》“万窍怒号”，《外物》“草木怒生”，亦此意。

⑤海运

1. 谓借海以运行。 向秀：非海不行，故曰海运。（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引） 吴汝纶：运，行也。《淮南·原道篇》“天运地滞”，高诱注：“运，行也。”海运犹言海行，言是鸟之行于海也。（《庄子点勘》）

2. 谓海风。 林希逸：海运者，海动也。今海濒之俚歌犹有“六月海动”之语。海动必有大风，其水涌流，自海底而起，声闻数里。言必有此大风而后可以南徙也。 胡文英：海运言其气之流转，或指为飓风。（《庄子独见》）

齐谐^①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②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③者也。”野马也，尘埃也^④，生物^⑤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齐谐者，

1. 谓人名。崔譔、司马彪：齐谐，人姓名。孙嘉淦：齐谐，周人。（《南华通》）俞樾：按下文“谐之言曰”，则当作人名为允。若是书名，不得但称“谐”。（《庄子人名考》）蒋锡昌：俞说是也。志，知也。《礼记·缁衣》“为下可述而志焉”，注：“志犹知也。”又《哀公问》“子志之心也”，疏：“志，知也。”并其证。此言齐谐之人能知怪事如下所言也。齐谐盖孟子所谓齐东野人之类。（《庄子哲学》）

2. 谓书名。梁简文帝：齐谐，书。（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引）林纾：既名为‘谐’，为‘志’，则言书为当。（《庄子浅说》）朱桂曜：“谐”即“谿”也，亦作“隐”。《文心雕龙》有《谐隐篇》，以为文辞之有谐谑，譬九流之有小说。《汉书·艺文志》杂赋末，列隐书十二，盖以其辞夸诞，于赋为近，齐谐者，盖即齐国谐隐之书。（《庄子内篇证补》）

⊙搏

1. 搏，当作“搏”，拍击。崔譔：推翼徘徊而上也。章

① 陆德明：搏，一音“博”。卢文弨：当云本一作“搏”。音“博”（《庄子音义考证》）

炳麟：《释文》：“搏，徒端反。一音博。崔云，拊翼徘徊而上也。”崔说得之，字当从“搏”。《考工记》注：“搏之言拍也。”作“搏”者形误，风不可搏。（《庄子解故》）

2.搏，旋转，飞翔。司马彪：搏，圜也；扶摇，上行风也。圜飞而上行者若扶摇也。（《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注引）罗勉道：搏，随风圜转也。

3.搏，擅也，聚也。郭庆藩：“《说文》：‘搏，以手圜之也’。古借作‘专’。《汉书·天文志》：‘骑气卑而布卒气搏。’如淳注：‘搏，专也。’《集韵》：‘搏，擅也。’又曰：‘聚也’。搏扶摇而上，言专聚风力而高举也。（《庄子集释》）

⑤去以六月息

1.六月，半年也；息，止歇也。郭象：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林希逸：此鸟之往来，必歇住半年方可动也。

2.六月，盛夏时节也；息，气息，或风。陆长庚：“息者也”与下文“以息相吹”之“息”，同谓气息也。人以一呼一吸为一息，造化则以四时为一息。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正气动风起之时，故大鹏乘此徙去。（《南华真经副墨》）释德清：周六月即夏之四月，谓盛阳开发，风始大而有力，乃能鼓其翼；息即风。（《庄子内篇注》）

3.六月，半年也；息，呼吸。姚鼐：息者，一呼吸也。鹏乘气而往来，半年为一呼吸，故曰以六月息。（《庄子章义》）

⑥野马也，尘埃也，

1.解作两物：气与尘，成玄英：青春之时，阳气发

动，遥望蕤泽之中，犹如奔马，故谓之野马；扬土曰尘，尘之细者曰埃。 陆长庚：野马，田间游气也；尘埃，日光中游尘也。

2.解作一物：游气。 崔骥：天地间气如野马驰也。天地间气蓊郁似尘埃扬也。 罗勉道：野马、尘埃喻游气也。

3.解作一物：尘土。 闻一多：野马之“马”字，即沙漠之“漠”字，一作“幕”。《史记·匈奴传》“益北绝幕”。《集解》引傅瓚曰：“沙土曰幕。”案：尘土亦曰“漠”，音存字变则为“马”，野马亦尘埃耳。庄子盖以野外者为野马，室中者为尘埃，故两称而不嫌。（《庄子内篇校释》）

马叙伦：钱坫曰：“‘马’当作‘塵’。《说文》：‘塵，尘也’。”（《庄子义证》）

⑤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1.生物，谓有生命之物。 林希逸：世间之生物，以其气息自相吹嘘。 陆长庚：言生物无大无小，无巨无细，唯此气机吹嘘鼓舞，乘以出入，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2.生物，谓生物者。 罗勉道：太虚中如野马尘埃者，乃造化生物以此气相吹者也。 王敌：生物犹言造化。（王夫之《庄子解》） 王懋竑：生物犹言造物也。（《庄子存校》）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①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②；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